偽球迷

易湘壬

如是我見

球迷，是指如醉如痴看球賽的人。球迷各有自己喜歡的球隊，贏了，會欣喜若狂；輸了，則如喪考妣。有的會不惜自掏腰包，去千里萬里之外的賽場搖旗吶喊。早有媒體報道，有輸了球後球迷自殺的，是不是這可以被稱之爲「殉球」？我講的僞球迷，沒有貶義，不像僞劣產品，也不是僞君子，只是本來並不喜歡看球，是由於別的什麼原因令其也擠進球迷堆裡來湊熱鬧的那種人。這類人很多，隨便可以抓出一大把。作家肖復興就是一個，他自己在白紙上寫的黑字可以爲證。

肖復興看世界杯，愛看的是春秋混戰，最好那些電視機裡解說的、報紙上評論的、那些行家所預測的，全部失靈。那些大佬紛紛落馬，弱隊專滅豪門，英雄不問出處，處處揭竿而起，個個陳勝吳廣。他愛看挑滑車，看羅成叫關，看雞毛飛上天，看窮小子坐龍廷，看落難的酸秀才娶上公主。就看不得人家強隊乘勝出擊，一路過關斬將，最後直搗黃龍，得勝回朝，如願以償，唱一齣《龍鳳呈祥》。他認爲，世界杯從來就是弱肉強食的運動，崇尚的就是「狼圖騰」。這和現實的世界沒什麼兩樣。如果說世界杯不僅是一場體育比賽，而且是一場富有藝術性的體育運動的話，那麼，就應該和藝術講究的一樣，有一個意料之外和想像之外的結局。這一回，他希望在死亡之組D組中，不被人看好的哥斯達黎加隊能夠一鳴驚人，殺得那些土豪洋豪們落花流水，即使贏不得最後的勝利，也讓他們和整個世界爲之一顫。

肖復興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世上總是好人多，他們會把同情弱者的善良天性投射到球賽上，借題發揮，來表達對弱肉強食的現實的不滿。記得半個世紀前，筆者聽當時的國家體委負責人榮高棠做報告，講在南斯拉夫舉行的乒乓球世界杯賽，決賽是中國的莊則棟對李富榮，賽場觀衆普遍爲李富榮加油，只因爲莊則棟是上屆冠軍。

我把許多人說成僞球迷，其實，按我定下的標準，我自己也是一個僞球迷。自稱球迷，只是相對老婆而言。談到足球，我老婆是一位「反球迷」，她講足球最沒有意思，踢一場球，累得人仰馬翻，經常結果是零比零。她講的是實話，我無法駁斥。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那一回，葡萄牙對朝鮮，七比零，老婆認爲這樣的球賽還值得一看。我以爲，電視節目裡，足球賽的觀賞性比某些乏味的肥皂劇還是要強一點。當然，那精彩的鏡頭，可遇而不可求。像最近，荷蘭大敗西班牙的那場，荷蘭的尹佩斯魚躍衝頂攻入的那個球，眞是精妙絕倫，讓人回味無窮，聰明的網友馬上製作出尹佩斯飛天的圖片。說實話，咱們中國隊根本沒有這樣的球星，要縮小差距還須假以時日。就整體球技而言，中國隊只有亞洲二三流水平，但每次中國隊的球賽，我都照看不誤。老婆不解，我的理由是「雖然醜，也是自己的孩子嘛。」她無言以對。

綠拇指

域外漫筆

林中洋

德國人如果稱讚某人有「綠拇指」，那意思就是這個人特別會侍弄花草。這樣說來，我的拇指一點兒都不綠，我從小五穀雜糧不分，也沒有眞正關心過糧食與蔬菜，甚至有過把仙人掌養死的經歷，所以打理花園一類的事情一向很少插手。

今年早春的時候，我忽然野心勃勃地想自己種菜。想到德國春天捉摸不定的天氣，我決定去買一個暖房，又因爲知道自己的拇指沒有一絲兒綠意，所以只買了一個尺寸很小的，準備先試試身手。二月底，我就在剛剛建好的暖房裡種下了韭菜、西葫蘆、胡蘿蔔、黃瓜、香菜還有幾種意大利香料的種籽，開始靜靜地等待它們發芽。

也許是氣溫還太低的緣故吧，兩個多星期後，只有小紅蘿蔔發出了小芽兒，其他的都毫無動靜，不過我不灰心，每天觀望，勤快地澆水。

與此同時，我也開始找一些相關書籍來看，也上網查一些種菜的常識與訣竅。這時我才發現，這裡面還有着不少的學問呢。西紅柿喜陽，不能淋雨；黃瓜最好不要與西紅柿爲鄰；西葫蘆和南瓜要有足夠的生長空間，果實在成熟之前要用樹皮木屑或者泡沫塑料板墊在下面保護，以免果實腐爛；所有蔬菜都不喜歡根部有積水，澆水過多會導致葉片發黃甚至死亡……我終於知道了，我的仙人掌不是被我早死的，而是被我淹死的！

我於是適當地減少澆水的次數，漸漸地，小苗苗們開始一個接一個地鑽出來了，我看着它們稚嫩的小樣兒，心裡實在歡喜，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暖房看看它們又長大了多少，彷彿可以聽見芽芽們抽枝展葉的聲音。四、五月份的時候，苗兒們早已長出了眞葉，開始往上竄個子了，我於是買來竹竿，把它們固定住。

最讓我頭疼的莫過於間苗了。書上說，等苗出齊之後，就可以把比較弱的苗拔掉，這樣不僅可以保證強壯的菜苗更好地生長，也等於間了苗。這雖然是人爲的行爲，卻符合自然界的優勝劣衰。只是我一棵苗也捨不得拔，但是讓它們這樣擠擠挨挨地誰也長不好就對嗎？不由想到了人，是該生一群孩子呢還是只要個把？其實都是類似的問題，畢竟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德國有一個對農業來講很重要的節氣，叫「雪聖節」，過了這個節氣，才可以保證肯定不會再有霜凍，所有的書上都講，一定要等過了這個節氣，才能把菜苗從暖房裡移到外面去。我查了一下德國的農曆，今年的「雪聖節」在五月十一日到十四日之間。終於等到了五月十五日，我站在暖房裡，卻犯起了躊躇。我已經發現，這些菜都需要成長的空間，我可是沒想把我家的花園弄成一個菜園吶。這個時候我才不情願地承認，自己根本種不了這麼多菜，最後，我送掉了好多株給朋友鄰居，剩下的菜苗一大半移到了外邊，比較嬌氣的如青椒和小茄子等，則留在了暖房裡。

侍弄這些菜苗的時候，我總是小心翼翼，彷彿害怕會不小心弄痛了它們。我好像還從未對植物的生命表現出過這麼多的尊敬。也時常想到，我種菜只是種着玩兒，那些以此爲生的農民可是眞的辛苦，而且現在的蔬菜價錢那麼便宜，實在不太合理。

我每天關注着菜苗的成長，腦子裡會不經意地想起小時候寫作文經常用到的成語，原來都和莊稼有關呀，比如根正苗壯、拔苗助長、良莠不齊……有一天，我推門走進暖房，忽然聞到一股奇香，很濃烈，又不像慣常的花香，定睛一看，原來是我留在暖房裡的兩棵西紅柿開了花，我好生奇怪，那幾棵被我移到屋簷下去的西紅柿也開花了，怎麼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呢？轉念一想，恍然大悟，本來嘛，不管人聞不聞得到，那花也是有香味的，否則怎麼招蜂引蝶呢！

我從來不曾想到，像我這樣一個心思總是在雲端上的人，竟然會在種菜上感受到由衷的樂趣。在這個過程中，我獲得的不僅是新的知識和體驗，更多的，是對生命的尊重與感激。

功夫不負有心人，現在我的暖房內外都一片綠油油的了，西葫蘆、豆角、黃瓜等也次第開出了花，有的枝上已經可以看見小小的果實。至於那些比較好養的香料、小蘿蔔等已經收穫了好幾次，我用自己種的韭菜包餃子，將意式香料撒在烤馬哈魚和色拉上，甚至孩子們本來最不喜歡吃的小紅蘿蔔，他們也因爲是我種的而吃得津津有味。就連我自己，也覺得這些本來很平常的食物異常的可口，因而細細地品味每一次的咀嚼。我想，這就是生活的滋味吧。

男拔萃的混血校長們

陳煒舜

HK人與事

鴉片戰爭後，不少歐美男子前來香港工作。寂寞的生活中，這些男子每每與華人女子發生戀情。當時港英政府嚴禁英、華通婚，干犯者可能開除英籍。然而，政策不僅禁止不了異國戀情，更導致戀情轉向地下。與外籍男子同居的華裔女子被稱爲涉外婦人（protected woman），所生子女皆隨母生活，這就是第一代混血兒（Eurasians）。這些孩子多爲非婚生，華化生活習慣令洋人不適，洋氣外貌特徵又讓華人側目，在社會上飽受歧視。他們的父親多數在約滿後返回原居地，另行婚配。母親被迫成爲全家支柱，經濟匱乏者還要外出幫傭。此時，一八六九年成立的曰字樓孤子院，給予了這些家庭一線轉機。

混血兒童粵語流利不在話下，有的還讀過書塾，具有文言讀寫能力。因此，孤子院既讓混血兒童寄宿，又提供廉宜而高水平的英文教育，使他們成爲中英兼善的人才，改變命運。目前可考最早的學生——一八七〇年入學的陳啓明（G. B. Tyson）就是一名美華混血兒，後來成爲大有銀行總裁、華商總會主席、東華三院主席。當時遭際類似陳啓明者，不在少數。十九世紀後期，混血社群逐漸成爲香港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曰字樓優質的英文教育也吸引華人士紳子弟入讀，孫中山便是一例。一九二〇年代，曰字樓早已改名拔萃男書院，貴族色彩日益濃厚。

拔萃前五位校長皆爲英國人，一九五五年才有首位本地校長，那就是混血的施玉麒牧師（G. S. Zimmern, 一九〇四——一九七九）。不過此前，還有一位名叫張奧偉（O. V. Cheung, 一九二二——二〇〇三）的本地混血兒短期代理過此職。張奧偉之父張裕沛爲本港華商、蜆殼公司買辦，母親Elizabeth Ellis乃猶太富商嘉道理爵士（Sir Ellis Kadoorie）與華裔女子梁鳳琴所生。張奧偉早年就讀拔萃，年僅十六歲便入讀港大。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張奧偉隨家避難澳門，曾參加英軍服務團（BAAG），協助監視華南日軍。重光後，男拔萃葛賓校長（G. A. Goodban）返英休養，張奧偉隨即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受聖公會何明華會督（R. O. Hall）邀請代理校長一職。在他主持下，拔萃復校順利。不過，由於張奧偉大學尚未畢業，學歷受到教育司署質疑，他所呈遞關於恢復拔萃津校待遇的申請也遭受延宕。不久葛賓返港復職，張奧偉獲獎學金入讀牛津大學，畢業後成爲著名的御用大律師。

張奧偉代理拔萃校長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施玉麒的就任則標誌着這所學校本地化的開端。施玉麒的祖父施文（A. H. C. A. Zimmern）爲德裔英國人，與混血女子葉麗金同居，生下二子二女，長子炳光曾在朝鮮協助袁世凱處理事務，施玉麒是炳光與續弦馮氏的次子。施玉麒四歲喪父，兄弟三人與寡母相依爲命，家境拮据。幸好施炳光的結拜兄弟何東爵士是香港首富，對施家時有照拂。一九二一年，施玉麒由拔萃畢業，獲得港大全額獎學金。不過，何東爵士卻要施玉麒先替自己工作，累積商業經驗。數年後，施玉麒入讀牛津，畢業時先後通過大律師資格考和普通神職受任試。返港後的施玉麒擔任何東機要秘書，同時又成爲著名律師、法官和社會活動家，協助何會督建立九龍塘基督堂、露宿者之家、小童群益會、房屋協會、勞工子弟學校等機構。香港重光，施玉麒成爲牧師，主持聖約翰大教堂重建，以及聖公會衆多中小學的復校。1953年，葛賓宣布一年後返英。何會督認爲，是時候讓本地人接掌拔萃了。施牧獲聘，除因他有處理校政經驗、爲何會督所信賴，還由於他本地人、拔萃校友和混血兒的身份：彼時港英未必希望華人過早地主持拔萃。

施牧就任校長後，發現自己的遠房表弟、青年物理教師郭愼墀（S. J. Lowcock, 一九三〇——二〇一二）是葛賓重點栽培的對象。但郭愼墀入職僅兩年，而擔任校長至少需要八年教學經驗。於是，施牧決定六年後讓郭氏接班。不過，施玉麒仍作出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強調中文教育，淡化了殖民主義色彩。更重要的是，他出身時家道中衰，又了解孤子院的來歷，因此不希望拔萃變成貴族學校。施牧大幅提升收生名額，積極向社會中下階層招生，又在校園舉辦賣物會，爲清貧學生籌募學雜費。六年間，全校學生人數由六百增加至一千一百。

一九六一年，施玉麒辭職，郭愼墀繼任。他的曾祖父Henry Lowcock是蘇格蘭商人，一八七〇年代曾任曰字樓校董。父親曾擔任皇家空軍，二戰中殉職於印巴，母親是華界領袖羅旭龢爵士（Sir R. H. Kotewall）侄女。羅旭龢父系波斯，又深受母系華人文化影響。因此，郭愼墀的粵語也非常地道。父親去世後，全家在廣州遭到日軍囚禁，郭愼墀戰後才回到香港，就讀拔萃。郭愼墀相信精英理念，對施玉麒的某些舉措持保留態度。不過他掌政後，卻貫徹了施玉麒擴招、強調中文和關懷弱勢群體的方針。郭氏推崇積極不干預政策，無爲而治，令整個學校洋溢着自由的風氣。他對於田徑運動的熱愛也是衆所周知的。一九八三年，郭愼墀退休；由於長期資助清貧學生，以致儲蓄無幾。

郭愼墀的卸任，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早期混血社群地位寒微，卻能在逆境中扎根香港，發憤圖強；除孕育了商界鉅子，更誕生出文教界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如施玉麒、郭愼墀、張奧偉諸君，正因爲成長於華洋合璧的大家族，所以能理解東西文化異同，對香港社會素質的提升、文化的融合發揮了潛移默化而不可取代的作用。今天站在香港史的高度回望，這三位拔萃混血校長的故事依然是一道傳奇的風景。

施玉麒、張奧偉。三位混血校長的青年時代。左起：郭愼墀、

替身出家

嚴陽

文史叢譚

做皇帝的有出家的嗎？有的，譬如說被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之前的大理國十九位先後登基的國君中有九位都出家做了和尚。之所以如此，應該與佛教一直是該國國教有關，與這樣做更容易贏得老百姓的「支持率」有關。但不能不說的另一點是，這些出家的國君並非從此就眞的與塵世斷絕了聯繫，過着苦行僧的生活，僅僅乎削去了頭髮、身着金袈裟、每日素食而已，而其他的生活用度幾乎和在皇宮中沒有太多區別。大理國的國民曾有歌謠說：「帝王出家，隨臣一幫，嬪妃一串，素裹紅妝。出家猶在家，舉國敬菩薩。早晚拜大士，禪室如世家。」

在明朝，皇帝，乃至太子、諸王也有「出家」的慣例；不過，他們並非眞的出家，而是「替身出家」。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卷編卷二十七》中有這樣的記載：「主上新登極，輒剃度一人爲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養居處幾同王公。」甚至於這樣的「規矩」還延伸到了東宮與諸王的身上，在後者剛剛降生的時候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對於這種做法起因到底爲何，沈德符以爲或許是沿襲元朝的遺俗。這樣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不過，鑒於明太祖朱元璋小時候家鄉發生瘟疫，一家人全部死光，爲了生活曾經做過乞丐，當過和尚，因此，對於佛教情有獨鍾，兒時結下的情緣，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然而，要想帝王之人眞心向佛，從形式走向內容，眞正皈依佛門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這是因爲這意味着他們必須抵禦權力和物質的兩大誘惑。

權力是樣好東西，它可以滿足人的權力慾與控制欲——「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乃是對權力在手之後良好的感覺非常形象的描繪。而一般來說，人都有控制和操縱他人的強烈願望，拿小孩子喜歡的「官兵抓強盜」的遊戲爲例，有幾個孩子不想當官兵、當官兵的頭頭的？至於帝王之人高坐龍椅之上，俯視跪地的群臣山呼萬歲的那感覺，恐怕更是好得不得了，所以，才會有爲了霸佔龍椅的你爭我奪、親父子與親兄弟之間的你死我活。而各種「物質」的誘惑同樣讓人難以抗拒：因爲天下都是「朕」的，所以，也無論是漂亮女人，還是錦繡華堂與寶馬香車之類，還不都是召之即來？

既然做皇帝有這許許多多的好處，誰肯輕易脫下龍袍，披上袈裟？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爲帝王之人既要裝模作樣，努力表現出自己對佛教一類宗教信仰的虔誠以爭取民心、贏得民心，可又不願捨棄權力與物質，因此，便想出了此一高明的招術：替身出家。而以嘉靖皇帝朱厚熜爲代表的明朝皇帝，可以幾十年不上朝，終日煉丹求仙與后妃們廝混在一起，足以證明「替身出家」一類做法的極端虛僞性。

「滑吏」遺風

朱國良

自由談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官場百態，林林總總。在歷史上，就有這麼一類官員，被稱之爲「滑吏」，他們辦事圓滑，處世油滑，做人滑頭，善於周旋，精於逢迎，工於攀上。在後漢，有一個叫司馬微的，極善恭維奉承，凡事總說一個「佳」字，追溯起來，可算是「滑吏」的鼻祖。春秋時期又有個叫高糾的人，亦不比司馬先生遜色，他在晏子手下做官三年，只知點頭稱是，這對昏庸者或許中意，但晏子是個明白人，不喜歡這個活生生的機器人，斷然把高糾趕走了。「滑吏」的種種作派目的恐怕只有一個：保住烏紗帽，好官我自爲之！

當然，這種爲官之道，與封建社會的種種弊端有關，謬種流傳，在今天，這種「滑吏」遺風還在我們中間飄盪。君不見，有的官員躲避矛盾是好手，不得罪人是高手，遇事八面玲瓏，對人陽奉陰違。對上面唯唯喏喏，實則是應付了事，慣於搪塞遊戲。

很顯然，「滑吏」遺風是最典型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結合體，說到底是一種不老實的作風，不實誠的歪風。它所造成的責任的喪失，心靈的冷漠和種種病態，正是對群衆缺乏深厚感情、理想信念淡漠的「臨床表現」。掃除「滑吏」遺風，正當此時之急！實現中國夢，爲官責任重！我們不僅要把爲人民服務的口號叫響，更要把爲人民服務的實事做好。所謂「官員幹在前頭，百姓喜在心頭」，「說的讓人信服，做的使人佩服」就是這個理兒。說一套，做一套的官員，老百姓最是瞧不上。

乾淨幹事幹好事，開拓進取圖發展，是我們這個時代勵志創新的一大亮點，也是幹部政績標準的一個顯著特點。「官字兩個口，凡事少開口」這是明哲保「官」的哲學，讓人嗤之以鼻。「官場無形手，遇事只管推」這種油滑在今天也是行不通了。當官就要不畏艱險，敢冒風險，銳意開拓，勇於進取。我們的幹部在人生追求上，應該要有正確的「官念」：在權力運用上，要有高尚的品格；在行爲規範上，要有純潔的人格；爲群衆排憂解難，要有「聞雞起舞」的使命感；爲事業添磚加瓦，要有「周公吐哺」的精神。當官用權一陣子，做人做事一輩子。有作爲、重實踐，是一種精神與責任，是一種追求與力量，若凡事以一種所謂「官場老幹」的面貌出現，自以爲聰明，總認爲得計，就總有機關算盡的一天。我們常說「有作爲才有地位」，而對於不作爲、常滑頭的官員，不妨讓他們不作爲就讓位，不盡職就卸職。這，想來也是無法抗拒的歷史潮流吧。

摘桑葚

王誦詩

飲食男女

朋友說：「再不去摘桑葚，過了時節，就吃不到了甜桑葚了。」約好，這天一大早，朋友開着車，帶着我去摘桑葚。

一路打聽，田園深處，麥黃搖香，一棵歪脖子老柳樹，就站在路口，枝葉滄桑，怕也有上百年的歷史了，這就是路標，桑園就在附近，小車拐進鄉間小路，不遠處，一大片桑園，像一片靜止的海，堆綠疊翠，直朝眼簾裡湧。想起了《詩經》裡的句子「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是說，田野裡的桑樹婀娜多姿，葉子柔嫩又豐美，我看見了那個君子，怎能不快樂？是的，今天造訪綠綠的桑園，叫我如何不愉悅！

迫不及待，一下子就拱進了桑園，露水未晞，頓時打濕了頭髮，打濕了衣褲。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麼好這麼多的桑樹，一律一人多高，棵棵桑樹，每年年底都要砍伐老枝，老樹根上今年又長出十多根枝條，葉子有大有小，大的巴掌大小，小的剛剛綻放，密密的，布滿枝條，葉片亮亮的，肥肥的嫩綠，看不到一片枯葉，就像青春勃發的少年，給人以希冀，給人以力量。

濃綠把我包圍着，我開始尋找桑葚。「你們是從哪裡來的？」桑園不見人，但聞人語聲，原來是桑農，枝葉遮蔽，看不清他的面貌，也不知他的年齡，在桑行裡問我話呢，我告訴他，我們是從縣城裡來的，他說歡迎歡迎。攀談起來，他說，這片桑園好幾百畝，這個村子是蠶桑專業村，家家戶戶養蠶，每家承包幾畝桑園，餵養十幾張蠶床的蠶，行情好的話，收入也就幾萬元。我問他在幹什麼，他說，餵蠶的桑葉，不能施農藥，捉蟲子呢。我低頭看到自己衣服上，已爬上了好幾隻青蟲子，有點擾人，但不咬人。我說不好意思，打擾了。他說沒事沒事，桑葚不摘，熟透掉到地上，也就壞掉了，每年這時桑葚成熟，也就十來天時間，來採摘的很多，連外地人也來呢，圖個樂吧。他還對我說，你蹲下去，桑樹下邊桑葚多。我蹲下一看，還眞是的，下面的枝杈中，枝葉間，有的是一嘟嚕一嘟嚕桑葚，四五個依偎在一起，有的是一個一個的桑葚，個大熟透的，宛若蠶蛹，紫黑通紅，哪用摘，用手一撥拉，就掉到籃子裡；沒熟的，淺紅，豇豆大小，還緊緊賴在枝條上。陽光的罅隙中，紫紅的桑葚像一顆顆小星星，在桑葉之中亮着，煞是可愛。我專揀紫紅的大桑葚採摘，很有手感，水洗一般，不時朝嘴裡填上一顆，嚼嚼，「咯吱咯吱」地響，是咬碎的種子聲；漿汁甜絲絲的，不酸，流進肚子裡，涼哇哇地解渴。記得小時候，家裡後園有一棵大桑樹，濃蔭一片，五月桑葚紅，爬到樹上，騎在樹杈上摘桑葚吃，那桑葚沒有眼前的大，吃到嘴裡，酸溜溜的，沒有現在的甜，把牙齒都酸倒了，不能咬煎餅。

不知不覺，太陽升高了，桑樹行裡，密不透風，氣溫漸高，蒸人，有點悶熱，身上汗漬漬的，已摘了大半籃子桑葚，有七八斤。同伴招呼說，不要中暑了，回去吧。走出桑園，兩手染得紫紅，嘴和臉上也是姹紫嫣紅，成了大花臉，和同伴相視而笑，趕緊跑到小河邊，洗手洗臉，哪能洗得掉。這時，從桑園裡又走出了幾個採摘桑葚的遊客，個個也是大花臉，有說有笑，外地口音，一問，他們是從杭州來的。

回到家，用洗潔劑洗了好幾遍，才把手臉上的紫紅洗掉。左鄰右舍，勻點桑葚，分享新鮮的甜。剩下的桑葚沖洗幾遍，攪碎，摻兌適量的白糖和檸檬汁，上鍋熬成果醬，純天然，無污染，舀到嘴裡，甜得心醉，在任何超市裡，是買不到這樣的優質果醬。做好的桑葚果醬裝進玻璃瓶，儲存冰箱裡，大熱天，不時舀出一小碟品嘗，也能防暑降溫吧。